



故乡是心头的肉

□李晓

多年前，我去一个县城出差。薄霜覆盖的早晨，我去一家小面馆吃早餐，突然，旁边的车站锣鼓喧天，原来那天春运开始了，县长西装革履，去为当天的春运仪式剪彩。满面春风的县长剪下大红绸，一辆载着乘客的长途汽车出发了，穿越万水千山的旅程，载着归心似箭的游子们奔赴故乡。

有人说，春运，是中国一年之中最大的人口迁徙。在春运的画卷里，是故乡的神秘召唤，使之成为了情感最浓烈的年画。

春运展开的年画，讲述一个共同的主题：回家过年。回家过年，那个家又在哪儿呢？它在我们平时仰望的精神云霄里，到了年关，便从云层里纷纷而落，成为洁白的棉絮，温暖着游子的心肠。

有年腊月我回老家，在腊月的最后几天里，看到这样的情景：山梁下，一群人打着火把缓缓移动着，夜雾紧裹着大地，仿佛是浓得化不开的情感。那是从远方打工回来的人，刚从火车或者是飞机上下来，便马不停蹄地赶回老家。

除夕那天，我那刚从外省打工回家的三叔和三婶，便忙碌着杀鸡宰鱼，从

一个泡菜坛子里抓起泡菜做作料，做着宴请亲友宾客的饭菜，柴火灶里的老树疙瘩燃烧时发出噼噼啪啪声。熊熊火光中，三叔和三婶浮现在老墙上的影子，皮影戏一般跳跃。大年初一上午，看见三叔和三婶跪在祖宗坟墓前祭拜，我忽然懂得了，像我三叔这样的人，在异乡一步步挪动的脚步里，牵扯着他们生命的根须，还牢牢扎在老家的土里。

我在老家的土房子，因为一座山顶机场的修建拆了。而今在城里的母亲，还保存着当年大门的一把老钥匙，几度锈迹斑斑，又被母亲反反复复地摩挲着擦亮。有一天我问母亲：“妈，老屋早就没了，您还保留着钥匙干啥？”母亲转过身，没有回答我的问题。直到有一天，我陪母亲回到老家，看见母亲掏出那把钥匙，拿在手上，怔怔地望着已经杂草丛生的老屋基。母亲那神情，是在想象中旋转着钥匙，打开那把沉沉的铜锁，咿呀一声中开了门。关于过去岁月的记忆，全部储存在那老屋里。母亲这把老钥匙，原来也是对老家记忆的收藏。

有次我同来自东北的老柏探讨一个问题，为什么大多数中国人的精神原乡，总是在乡村。老柏想了想回答我说，因为人类的祖先不是在城市，是在森林里，人在内心里真正的栖息地，是在散发山野泥土草木气息的大地上。老柏从东北来到这座城市已40多年

了，有天深夜雷电交加，他披衣起床推窗而望，一道闪电从天边掠过，老柏感到，那道闪电是从故乡而来，如一个巨大的鱼钩，从万里之外伸来，将他钓起。有年春节，老柏回到辽河边的故乡，风吹芦苇的土路上，他又恍然之中听到母亲一声声唤着他的乳名，喊他回家吃饭。所以老柏在诗歌里这样写道，他灵魂里有两个故乡，是纤绳深深拉住的两头……老柏是幸福的，在他心头住着两个故乡。

我在城市为此做过一次访谈，到底有多少人在心里把城市当作精神上认同的故乡？得出的一个结论是，大多数人还是愿意把自己的祖籍作为故乡，而这故乡大多数也是乡土之地。

在城市里，或许我们旋转不停地生活，缺乏一些乡村的传统礼仪，缺乏一些久违的邻里情深，缺乏一些浇灌心灵田园的情感雨露，所以我们那种被表面忙碌充斥的生活，某些时候在精神上不能平安着陆，这让我们精神上的故乡陷入漂泊状态，有了对所谓远方的朦胧眺望，其实最远的远方在心里。

拥有故乡的人，是幸福的人。故乡，与我们如影随形，它是我们内心里涌动的清泉，滋润着永远鲜活的初心。

故乡在哪里？故乡在心头，它是心头的肉。

（作者单位：重庆市万州区五桥街道办事处）

生命的寂寞

□周润

漫步在林荫道上，路过许多树的身旁，有梧桐，有香樟，还有被我称之为“妖精树”的小叶榕。它们好静，带着不同的表情凝固在无语的风中，各具姿态。香樟很直，直得容不得任何形式的妥协；梧桐很沧桑，沧桑得再不怕半点委屈；至于“妖精树”，你可以去看一看，它什么时候能打扮简朴一点、能停下来不再多情地舞蹈，我再叫回它“小叶榕”。

生命的姿态不同，但又相同。没有一棵树跟我说话，它们来不及停止生命的展示。它们和我不同，它们不是寂寞的人，它们是真正寂寞的树。它们寂寞，却耐得住寂寞，不介意寂寞，是真的寂寞。有的人寂寞，往往却是不甘寂寞而显得寂寞。寂寞的人，时而托腮沉睡，时而对酒高歌，时而于栏杆处凭吊，时而于山巅远眺。有时谁也看不见他，有时又觉得到处是他。他有变幻万千难以捉摸的姿态，

优美而执着；他有始终如一接受风吹日晒雨淋的决心，坚强而勇敢。

没有一棵树跟我说话，我却用心在和树们交流。庇荫着我的树们，也庇荫着它脚下的花草与小树。树们不会时刻准备去斥责偶因无知而犯下的错误，它们选择长久地爱护。年复一年，眼前也许不再是相依为命的孤独的树与人，也许是一片森林。树们有各自的使命，看似寂寞又甘心寂寞地守在自己的位置上，依然不语。善良而宽容的生命在关爱呵护弱小生命的同时，也壮大了自己。

路行一半，停下来看树，树还是之前静静的样子，我却不是方才准备路过的我。有一个瞬间，我觉得树与我之间有了时空的定格。在来往不息的人流中，我们相隔着一段距离凝眸，心心相印。外界与我们似乎没有了关系，所有的浮光掠影，只是生命的繁华背景。当铅华洗尽，那层层社会角色

的妆容也终将抵不过自然在生命中留下的痕迹。树们的脸上洋溢着各种表情，但年轮才是它们的身上真正的标记，是一年年加大的年轮让它们越发沉寂。它们拥有并享受这寂寞。

转身继续前行，我没有打扰它们的理由。真正寂寞的生命值得去尊重，它们需要不被恶意评论、不被干扰、不被左右，它们需要的是欣赏和支持。除此之外，我对它们还有感激，感激这一路教会我的人生道理。我亦将像它们一样，既执着于自己的生命姿态，又淡定地看待不同的人生际遇。

路到尽头，树到尽头，我的寂寞也到了尽头。心不再想唱哀伤的歌，眼不再想看所谓浪漫的场景，它们都和树一起留在了林荫道上，留在了一个无所谓寂寞的地方。

（作者单位：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

母亲的针线筐箩

□唐安永

衣裤鞋子，都得靠母亲一针一线缝制。母亲很节俭，为节省麻绳钱，她在菜园种上苕麻。苕麻成熟后，母亲挑选一个晴好天气，在父亲协助下将苕麻收割回家，再一刀一刀把粗皮层层刮掉，直到露出白色的纤维，然后拿到太阳下晒干，贮藏待用。

忙里偷闲时，母亲就会拿出苕麻，找来瓦片倒扣在大腿上，搓出粗细不一的麻绳，然后将僵硬的麻绳放入沸水翻煮，直到麻绳变软，颜色变灰白，再将其一根根捻接起来，卷成大小不一的线团。

母亲做布鞋也是煞费苦心。记忆里，童年的冬季，北风呼啸，格外寒冷侵骨。白天忙完农活，母亲夜晚又忙着赶制全家越冬的布鞋，那针线筐箩里的各种工具也跟着她忙活起来，陪伴母亲多少个不眠之夜。

无数个寒冷冬夜，我从梦中醒来，总会看到母亲在昏暗的油灯下一针一线地纳着鞋底，抽线时发出的“唛啦”声在宁静的冬夜显得格外动听。直到晚年，母亲的右手因拉麻绳勒出的深深浅浅印痕，还一直刻在她手掌的边

缘。那厚厚的印痕里，不知蕴藏着母亲多少真情与辛酸，那也是永远都不能让我忘怀的浓浓母爱。

农村的农活纷繁复杂，千头万绪，很难有空闲时间专门用于做针线活。一家大小的衣物缝补，母亲都选在不能下地干活的雨天进行。每逢雨天，母亲便肩上搭着要缝补的衣裤，端着针线筐箩，径直走到堂屋门前光线明亮的地方坐下，麻利地拿出老花镜戴上，专心致志地开始缝补起来。那时候，虚荣心作梗的我，内心总不愿穿母亲缝补的衣裤，母亲却很会琢磨我们的心思，常连哄带骗地说：“补疤衣裤比新衣裤厚实得多，不仅穿在身上暖和，还漂亮着呢。特别是那一块块颜色不一的补疤，就是一朵朵美丽的小贴花。”长大后，身为人父，经历了生活中的酸甜苦辣，才深深理解到“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那份沉甸甸的爱。

而今，每当看到躺在衣橱里的针线筐箩，别样亲近的情愫便油然而生，特别是母亲在油灯下缝补衣裤的情景愈发清晰，一帧帧、一幕幕，恍如昨日。

（作者系重庆市奉节县作协会员）

能懂的诗

熬腊八粥的娘

□黎强

一到腊八，娘就坐不住了
把笊箕里的糯米薏米红枣花生
倒进瓦罐中慢慢熬着煨着
柴火不大不小，却熬灶催锅

娘一会儿看看熬熟的粥
一会儿瞅瞅老屋门前那条路
盛粥的土碗，娘数了很多遍
生怕老眼昏花，少了一个

腊八粥飘起年味的香气
满屋子就有了黏人的味道
倚着老门，娘望着什么想着什么
黢黑的围腰下，拎着暖手的烘笼

这天，娘熬的腊八粥是少不得的
会一下子把在外漂泊的魂勾回来
儿女们呼呼地吃着喝着腊八粥香
像小时候娘端上桌的芭谷羹高粱羹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月下(外一首)

□阿涓

梅花从枝头
残念般飘落，幽香
缕缕
弹拨沉睡的心弦

记忆中的他
难以唤醒
山中暖阳，心上明月
无法将每行诗
一一照亮

生活的砂，唇边的事
如雪花纷纷落在
记忆中
那些活在故事里的人
尘满面，鬓如霜
面对着风如刀

月下的桂浆，兰舟
载不动许多愁
而今空荡荡的高台上
两行热泪
悄然落下，只有
霜月，殷勤
如故交

凉风起，花影暗惊
月光轻轻荡漾
我缓缓端起
尘世苦酒
将往事一饮而尽

长江边

清晨，长江边
怀念旁，我忆起一首诗
向着爱的大海
词语滔滔，奔腾而去
长江头又见眼波继续
望向长江尾
又见白鸥舞着霞光
江面展开，辽阔的欢乐
我有波涛
向着他汹涌
无须忧虑
昨夜隐去几缕星光
长江边，思念侧
东边日出西边雨的歌声
还在回响

江水每天都在向东流
没有什么红尘旧爱
不能被滚滚
向前的急浪带走
（作者系重庆市巴南区作协副主席）

